辨志立志

1、

心斋说的格物是“格度体验”，体验到吾身是天地万物的根基，家国天下（首先是家）出了问题，根源在自己身上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真实感受，是“亲眼所见”。这里面不容半点模糊。

有一位学友，和妻子相处十多年了，有一个儿子。这位学友过去在感情的忠诚方面，没有出问题。可是近一两年，出了问题，找了好几个小三。有一回，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，也告诉了另外的学友。他意识到找小三的事情，不会让他快乐。情欲方面，他也相当厌倦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很在意妻子，很喜欢妻子，不可能接受离婚。不过，那几个和他有关系的女性，他不能立刻了结——“人家的生活对我有了一定的依赖，我现在突然告诉他，别来找我了，我们断绝一切关系，这个事情过于唐突，也过于冷酷。”所以，那个学友打算花一年的时间，和那几个女性断绝关系，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。这位学友，对此信心满满，觉得可以完全做到，并且不被家人察觉。完事之后，这些事情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有这样侥幸的想法，都是格度体验的功夫不够真。对身心家国天下一体关系的理解过于模糊。这里不得不分辨清楚。

大千世界，家庭和家庭的差别很大。有的家庭，一看，夫妻之见十分甜蜜，子女十分健康。有的家庭，夫妻之间也不吵架，也挺平和，但是那种甜蜜的感觉没有，那种温情脉脉的感觉没有。就像有的人，去医院检查身体，也没什么大病，但是整天就是萎靡不振，对生活缺乏性质，身体也常常有疲惫倦怠的感受。这是亚健康。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。

这位学友的妻子，丈夫对他缺少一种丈夫应有的亲密的爱，私密的关心。而女人在中年，有这个心理需求，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她便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了儿子身上。这一两年的累积，变化，整个家庭的气息和一个健康的家庭就有许多不同。

这个家庭的气息不通可不是小事。

情况一：出轨被老婆发现了，闹离婚，最后全力挽回了，两个人之间感情的裂痕是一辈子都在的。以前美满的家庭再也回不去了。情况二：出轨被老婆发现，无法挽回，离婚了，收拾家庭，重新建构自己的人生，彻底改变孩子的人生。情况三：出轨没有被老婆发现，并且在一年之中十分顺利地把婚外情了结了。

这三种情况，从表面上看，差别很大。几乎所有人，在这个处境，都希望事态朝着情况三发展。但我们要从根本上看，从家庭的气息上看。目前，家庭就是这个状态，一家三口，都处在一种不好的气息中，这个气，是一种人生基调。在家是这种基调，在单位工作也是这种基调，和朋友相处，也是这种基调。这个人生基调，就是“身”。这个身去应物，必然是以这种人生基调去应物。一个人生基调自私者，他做了一件自私的事情，深深自责，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，很可能还是一样自私。人生基调，不是说变就能变的。就像吃饭，不是说饱了就饱了的，是要一口一口把肚子填饱的。一个人，他的生命基调如何，他的身心家国天下就是如何，这是从根本上说，这里不存在一点偶然。出轨了，有没有被发现，这个从表面上看，差别很大，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没有真心体会到出轨有问题的人，他被妻子抓到了，表面上承认错误，心底只是抱怨运气不好，他的身还是原先的样子，没有变化。他在工作中，看到一件好看的包，下意识想到的是某个漂亮女孩会喜欢。菜市场有一种新品种的鱼类上市，他看到了，不会有任何兴趣（因为这和他自己没有关系），他不会因为老婆喜欢吃没吃过的海鲜而多关心这条鱼一点点。他的身，包括身心家国天下与己身之间的关系，都还是老样子。即便出轨了，被老婆发现了，真要改了，那也还是要一步步改的。

所以，看似三种情况，天壤之别，其实身如何转化，只是同一条路，没有任何捷径的。这位学友，身出了问题，要改，这是后话，首先要先意识到问题，要先格度体验到己身所处的状况。真的格度体验到己身所处的状况，同时也就知道了己身要转变的方向，到那个时候，就能真实感受到，这三种情况是一样的。

我和这位学友说了这一点，他深思一段时间，觉得我说的对，他觉得自己体会到了有没有被老婆发现，要做的努力都是一样的，造成的对家庭的伤害也都是一样的。

这时候，我跟他说：“那你告诉你老婆出轨的事情吧。”

这位学友办不到。办不到，说明他还是没有真正体会到有没有被发现都是一样，他还只是从理性上认识到这一点。真的格度体验到己身的关系，当下就知道要怎么做——返回自身，并且把人生基调调节到合于仁体的状态。真正格度体验到这一点之后，世上就只剩下一件事情——回复本体。就是心斋所说的：“而今只有良知在，没有良知之外知。”（我现在全身心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良知，我只是依此良知而行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）

格度体验不是说体验就能体验到的。这是个“体验”，不是个认知。别人告诉我，斐济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，我一听就知道了，认知了。而体验，却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如果没有真实体验到“出轨有没有被发现都是一样”，你就随便做了决定，你现在就给妻子打电话，告诉她一切。你接下来是完全无法应对的！

因为你没有这个的真实的格度体验，妻子责问你一句，训斥你一句，你都很可能在潜意识里为自己辩解。因为你没有真实体验到，所以你的气息是不通畅的。你的身，还是出轨的那个身。尽管你在道歉，还是这个出轨着的你在道歉，并不是格度体验到身心家国天下一体的那个身在道歉。结果可想而知。  
在我这么说了之后，这位学友经过一段深思，知道了自己并没有真正格度体验到身在家国天下中的位置。怎么办呢？那就先要做淮南格物说的第一套功夫，也就是格物功夫。这个格物功夫，有许多面向，本书给出了三个面向——1见善体仁，2反观辞气，3辨志立志。这三中说法，其实只是一个功夫的三种表达。这一个功夫，就是体验到身为本。真的体验到身为本了，也不会难以接受妻子知道自己出轨的事情了。因为你的身，其实情，就是出轨。不能真实格度体验己身，才会不能承当起此身。不能承当起此身，当然不可能真实地格度体验到身为本。

孔子说：“明辨之。”辨志的功夫，首先在于这种明辨。是啥就是啥，不放自己过关，不给自己开后门。一个行为要么是出自仁体，这个行为做出来，即是善的结果。比如，一个骗子，利用你的善心，骗了你。你这个善心发出，本身没有问题，一定是善果。但是你做事情草率，是这个草率出了问题。仁心不会有问题，有问题必然背后有有问题的根源，这个是因果定律，毫发不爽。这一点辨得真，就很容易能格度体验到身在天地之间的位置，就很容易体会到万物一体。这个是做功夫的根源，体会到这个，功夫才能真正上手。

《王心斋全集》：

A、学者有求为圣人之志，始可与言学。先师常云：“学者立得定，便是尧舜文王孔子根基。”

（心斋老师说，）学者有了学圣人的志向（也就是不放自己过关，不能说：我又不是圣人，我做不到。），才开始能和他说做学问（做功夫）。老师生前常说：“学者立志立得坚定，就是个尧舜文王孔子的种子。”

B、“志于道”，志于圣人之道也。

经典里说的“志于道”，是立志践行圣人之道。

心斋先生初见阳明的时候。自己坐到老师的席位，和阳明争辩。一番论辩之后，对阳明很是佩服，下拜为弟子。当天晚上，回到馆舍，想到此前的辩论，有些问题尚不清楚。他感到自己白天拜师太轻易，觉得还是自己的体会更加真。第二天，心斋再与阳明辩论，还是坐到老师的席位。这次探讨十分深入细致，心斋终于服膺阳明先生，对阳明下跪行了大礼。大概是稽首礼，这个礼，在明代可能很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，大家都十分惊讶。

心斋的一举一动，让阳明先生十分震撼。阳明说，我之前生擒朱宸濠，平了宁王之乱，我的心不为所动。今天，我的心却被眼下这个人打动了。

心斋先生离开阳明后，阳明和身边的弟子说：

“此真学圣人者，信即信，疑即疑，一毫不苟，诸君莫及也。”（《年谱》）

这是真正学习圣人的人，相信就是相信，怀疑就是怀疑，一点也不苟且，不模糊，不放自己过关，诸位比不上他（这正是你们所要学习的品质）。

2、

心斋的弟子中，一庵立志是很笃实的。我们现在看一庵的一言一行，基本上都是仁体所发。但一庵总是觉得自己不能立志。真正立志的人，往往是觉得自己立志不坚定的。立志学孔子的，就觉得自己和孔子相比，根本没有大志。而没有真的立志的人，反而觉得自己立了大志了。（这是嘴上立志和真实立志的差别。）

一庵：

孔子言：“吾十而有五志于学。”始学之要莫切于此。吾人直当持此“志学”二字为今日第一步工夫，志不定者须责志，学不明者须辨学。

粗译：

孔子说：“我十五岁立志于圣学。”这句话，用来说明初学的关键点，最为真切。吾人只应持心中想着“志”、“学”两个字，作为今天起第一步功夫。如果学习的意志不坚定，必须求个意志坚定。对学什么心中不明确的，必须辨别清楚。

志与学，是一件事情。志是志于学，不是志于别的东西。这一点要辨别清楚。有些学友，他立了一个大志，要学到王阳明的程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王阳明很厉害，内心到了很高明的程度，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厉害，可以剿匪，可以平定国家内乱，流芳百世。这个是好名好胜之心。学习四书也好，学习传习录也好，都是由这个好名好胜之心出发，这就不是立志，而是立欲。志，是连着宇宙生生本体的。

乐吾先生（师从心斋、东厓父子二人），小时候穷，上不起学，但是非常想学习。五岁的时候，“手握芦管，尺许，就地画字，谓其父曰，送我上学堂。父不许。”（用手握着芦苇的管子，有一尺多长，在地上画字。跟他的父亲说：“送我去学堂上学吧！”父亲不同意。）十一、二岁时，束茅作笔，自于砖上沃水学字。（到了十一、二岁，乐吾把茅管捆起来，作为笔，在砖块上浇些水，在上面自学写字。）

乐吾这时候的好学，还不能叫做志于学。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很难理解什么是学的，至少在五岁的时候是很难的。后来乐吾的家庭遇到重大变故，双亲又离开人世。后来遇到心斋的一位弟子，朱光信先生（是一位樵夫），真正感受到孝悌的意义，又感受到之前所学种种，都有问题。年谱说乐吾“及闻师朱光信讲尧舜孔颜之学，所谓孝悌之道，豁然大悟其非。”（倒了听闻朱光信先生讲授尧、舜、孔子、颜子的学问，也就是孝悌之道，茅塞顿开，恍然大悟，才开始意识到以前的学习完全错了）从这个时候，朱光信重新教乐吾识字学文。这时候，乐吾先生的志才是真志。这是嘉靖六年，乐吾先生十九岁。

所谓“志是连着宇宙生生本体的”：这个志不是人为的一个志向，不是说我喜欢读书人的儒雅的状态，我就有志于学习——这是出于个人的喜好，是情欲上发来的。这个志是宇宙生生之大志向。比如惊蛰的时候，万物都是细细簌簌地要动起来。天地间阳气要生发起来了，草种子在地下积攒了充分的生命能量，到了这个时节，不冒出来都不行。这个力量十分充沛，可以破土而出，甚至可以破石而出。这个生的意志是根于宇宙的。这个天地间的生意，到了草上，就是要伸出脑袋，跃跃欲试的意志；到了婴儿身上，就是想要探索，想要爬，在怀里抱不住他的这个意志；到了刚出生的小鹿身上，就是刚从子宫里出来，就要站起来的意志。这个生意，到了母狼身上，就是拼命护仔的意志这个意志，不用人为用力，不用告诉他，也不用他学习，自己就来了。

乐吾五岁的时候，甚至十一岁的时候，他的人生经历，不足以使他心底生出一个学的意志。他人己身和天地万物之间的关联还没有一个深刻的格度体验。

有些人，机缘到了，有一种对生命的整全的而又真实的体会，即便他不学习经典，也有了一种发自宇宙生生本体上的意志。因为他开始意识到天地万物和自己的真实关联，自己冻不着，饿不着，这个血肉之躯可以在天地间生存，这不是平白无故的。他能真实感受到父母，亲人，乃至陌生人对自己尽了多大的心力，而自己常常视而不见，麻木不仁。于是这样的人渐渐变得“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”（《论语》）这样的人，即便不学习经典，以儒家的眼光，也是志于学了。（“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）这个志，是从自己的生命上萌蘖（萌芽）的，而自己的生命力量，在我们出生前就有。比如十月怀胎的时候，全家人的爱，让人在妈妈肚子里修养十个月。人还没出生，自己便早在宇宙生生整体中。所以这个志不但是从自己的生命上萌蘖，也是在宇宙生生之整体大生命上萌蘖。这个志向生出来，好像是榕树的树干上生出枝杈；同时，整个岛屿，都只是一棵大榕树而已，根是连着的。

所谓志于学，须是这个层面的志。

所以一庵感叹：

“孔子十五即专志于学，三十遂立，何定志早而立之速也！今或从事已久而志尤杂然靡定，其如学何？”

孔子才十五岁就一心志于学，到了三十岁，真志就树立了。夫子定志是何其早啊，立志是何其快啊！而今有些学友们学习儒学已经很久了，而志向杂乱不定（不专一于道），这还学个什么呀?

心斋早年十分聪明。七岁的时候，跟乡里的私塾老师学习。心斋十分聪明，对经典的理解很到位，信口谈说，好像有高人在背后指导他一样。私塾老师完全难不倒他。后来心斋精力种种人生震荡，十八年之后（二十五岁），才真正立志。不妨看看这段时间的年谱：

七岁：受书乡塾，信口谈说，若或启之，塾师无能难者。

粗译：心斋七岁的时候，在乡塾学习。他信口谈说，好像有人在背后启发他一样，乡塾老师没有能难道他的地方。

十一岁：贫不能学，辞塾师就理家政。

粗译：因家庭贫穷，心斋不能继续学业，离开私塾，打理家中事务。（心斋家族自苏州徙居来安丰，在本地是望族。父亲在里中也被视为“长者”。而心斋十一岁开始，家道衰落，人生有了很大的落差。）

十四岁：母孺人汤氏卒，居丧哭泣甚哀。

粗译：母亲汤氏去世，心斋居丧，哭泣得十分哀伤。

（孺人是对儒者母亲的尊称。心斋的母亲仁厚、孝顺，而且做事情很有法度。做事情有章法、有分寸，这在女性中是很少见的。她训导心斋等几个孩子，她的教训在自己去世后，甚至在心斋去世之后，在家中都犹在耳边。《年谱》：“母汤氏仁孝，甚有法度，训诲诸子，至今凛然。”）

十九岁：客山东。

奉守庵公命，商游四方，先生以山东阙里所在，径趋山东。

粗译：这一年心斋客座山东。

父亲守庵公命心斋离开故乡，四处做生意。心斋先生因山东是孔子故乡所在之地，直接奔赴山东做生意。

二十岁：亲迎孺人吴氏。

粗译：心斋和吴氏结婚。

廿一岁：经理财用，人多异其措置得宜，人莫能及。自是家道日裕，遂推其所余以及邻里乡党。

粗译：心斋打理钱财和家中物品，大家都很意外，心斋竟处置得如此适宜，没人比得上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心斋家庭越来越富裕，因而，心斋把富裕的东西拿出来，资助邻里乡亲。

廿三岁：客山东。

先生有疾，从医家受倒仓法。既愈，乃究心医道。

粗译：这一年心斋客座山东。

心斋先生患有疾病，跟从医家人士学习了倒仓法。疾病治愈之后，心斋现在专心研究医术。

（所谓倒仓法，即把五脏六腑的污浊都倾倒干净，先把仓库腾出来，而后加以施治。竹月居士在《倒仓法研究》一文中以为孙思邈《千金方》中的一些思想与之类似：“欲疗诸疾，当先荡涤五脏六腑，开通诸脉，治道阴阳，破散邪气，润泽枯朽……”文章总结道：“倒仓法原用于治疗由顽痰瘀血郁结而成的怪病及痼疾，其原理是补益脾胃和汗吐下攻邪法的结合。经过历代的沿革，倒仓法已演化为霞天膏和霞天曲两种药物，临床上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用于补气健脾，化痰消积。”）

廿五岁：客山东。

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，瞻拜感激，奋然有任道之志。归则日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，置其书袖中，逢人质义。冬十二月，子衣生。

粗译：这一年心斋客座山东。

心斋先生去孔子故里，拜谒孔圣人，已经颜回、曾子、子思子、孟子诸位圣贤的宗庙。瞻仰他们，拜谒他们。（感受到十八年前在私塾中所学的东西，在自己身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十八年前或因为天生聪明，心斋对儒学的义理十分敏感。十八年中，经过种种人生变故，母亲去世，家道衰落，四处游商……这才从生命内部体会到人生和经典之间的相即相契。所以，对圣贤有莫大的感激。精神奋发，希望承担道统，把儒学传递下去，重新焕发更多人的生命。）从圣贤的宗庙回到住所，则每天诵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，把书籍放在袖子里，遇到合适的人就质问一些经典中读不通的地方。这年冬天的十二月，心斋的长子王衣生下来了。（王衣，字宗乾，号东堧。据东厓先生记载，东堧先生启发了心斋的淮南格物說。）

心斋和乐吾小时候一心要学习，这个意志，这个动力，来自于对圣贤气象的向往。这是一种“希”。周子谓之：“人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”这个向往本身是好的，但是还不是从生生本体中迸发出的志。从生生本体上萌孽，必然包含整个人类历史，包含整个宇宙运行，并且，一定包含着担当道统，参赞化育的意识。以淮南格物說的语言言之，即，必定是从身心家国天下为一身的这个大身体上萌孽出的意志，方才是孔子十而有五志于学的真志。阳明小时候不满塾师读书人求功名的说法，认为人生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做圣贤。（《王阳明年谱》：1483年，成化十九年癸卯，十二岁，京师。请教老师：何为人生第一等事？师说：读书登第，汝父也。先生说：恐未是，当读书做圣贤耳。）这种学圣人的志向，也是因为“希圣贤”，对圣贤气质的向往。而阳明先生历经了“百死千回”之后，才真正把自己的生命和生生不息之本体连接上，这才树立起真志向。

立真志，很不容易，所以一庵才感慨，孔子十五岁志于学，是多么早。

立定了真志向，则时时刻刻都是学，读书的时候是学，吃饭穿衣也都是学。心斋所谓“动静云为皆是则”（不论应接事物，还是静而无事，一切都是天则所出。）“而今只有良知在，没有良知之外知”（一切事情都从良知所发，良知意外的东西，在心斋这里是没有的。）这正是孔子夫我则不暇之意——子贡喜欢评论别人，这种评论对身心修养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传道没有任何意义，孔子是没有闲工夫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人如果树立了真志，则没有无料的时光，孟子所谓“必有事焉”。因为人的生命植根在了生生不息的本体上，哪怕有一个人没有得其所，都如同是自己不得其所，人生充满能量，沛然莫之能御。

在淮南格物說中，宇宙整体，就是一个大身。真志也就是立这个大身上。本书第二讲，立本安身，也即是立志。第二讲从心斋对身的定义的角度讲，而本讲则从具体的辨志功夫上来讲。

回到一庵这句话：孔子言：“吾十而有五志于学。”始学之要莫切于此。吾人直当持此“志学”二字为今日第一步工夫，志不定者须责志，学不明者须辨学。

a什么是志不定者须责志呢？

很多人，也曾有一些立志的感觉，但是离开了老师，回到了单位，又常常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。心里想：我这样做会不会丢失一些利益呀？久而久之，觉得自己是个树立不起大志的人。有一位老友，东岭兄，曾用挑灯芯（煤油灯）来比喻学儒学。愚以为十分恰当，可以来说明立志。常人立一个志，就像把灯芯挑了一下，火苗立马蹿高了。但是，没多久，火焰就小了。这个过程，虽然不能让人安立于乾道，但是可以让人刹那间感觉到安于乾道的状态，格度体验到安于乾道，立本安身的状态。这就是格物的功夫（格度体验到身心家国天下之为一大身体）。灯芯一挑，人就把前进的道路看清楚了。

曾经有一位心斋的学生，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，志向不定。心斋给他写了一首诗：

赠友人

看破古今为，先生志何处？

欲与天地参，名利关不住。

粗译：我看遍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人事。朋友啊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——你的志向在哪里？如果你的志向是志于学，志于道，志于上下与天地同流。那么名利根本就阻挡不了你这个志向。

心斋的这首诗，寥寥数语，极简单又极有力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友人是谁，和心斋有过怎样的交流，但今日读来，便觉得意气风发。这样的诗，给人一股大的信力，这个信力可以短暂地把人从名利之中，从人情世故的牵缠之中，提拔出来。这个信力可以使我们焦灼的人生一时之间倚靠在生生不息的乾道上。听闻此诗，心斋的这位朋友或许有三五天时间，能够过一种乾乾不息的生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就能感受到天地万物如何依于己。人就能体会到什么是正己而物正。人就能格度体验到身心家国天下之为一身。这便是淮南格物说的第一套功夫（格物）。一庵说，孔子十五志于学，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格度体验。这只是挑灯芯的那一挑。而到了三十岁，不用挑灯芯，也是这么亮。这时候真志才真正树立起来。这就是三十而立。

b什么是学不明须辨学呢？

什么样的学可以称作明呢？一定是出于真志这一动机的学，才是明学，才是真学。发自生命本体的，发自宇宙一体之仁的学，才是真学。比如乐吾、阳明、心斋，小时候那个“要学圣人”，还不完全是真学。后来经过种种人生考验，终立志为学，这个学才是真学。

有一类这样的学友，他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。因为他觉得提高了自身的修养，就会让人生顺畅。这个是人的安排，人的造作，人的欲望所发动的学，此学就必定不是真学。这样的学是十分自私的，不得不辨。

有一回，这样的一位学友带着妻子和女儿去博物馆参观。女儿六岁，没有用过智能手机。女儿也不知道成年人拍照片发到朋友圈展示的爱好。这个女儿只是感觉的父亲一直在拍照，希望女儿摆出各种姿势拍照。女儿十分不满。她感受不到父亲的体贴，比如她往一个展柜看去，父亲却不耐烦地往前走，强硬地拉她看自己觉得重要的展示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女儿生气了，说：“拍拍拍，到哪里都拍，能不能不拍。”

父亲说：“乖，笑一个，把这一张拍完就不拍了。”

女儿拒绝合作，十分生气。这下，父亲连忙道歉，说：“乖乖乖，爸爸不拍了。”

女儿不接受这样的道歉，依旧跟父亲板着脸蛋。因为女儿能感受到爸爸的气息。爸爸没有真心觉得自己做错了，他只是在哄女儿，希望女儿对他笑嘻嘻的。男人受不了女儿对自己有所怨怼。我就在旁边，我感受到这个六岁的女儿真真地了解并且厌恶爸爸此时的道歉。另一方面，可能以前发生过好多次类似的事情，爸爸道完歉，没过多久，又拿出手机拍个不停。

就在爸爸跟女儿道歉几分钟之后，爸爸开始责备女儿任性了。这印证了女儿对爸爸道歉的行为的看法——真的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没有放在女儿身上，真的只是希望女儿对自己笑嘻嘻的，不怨恨自己。（这是成年男子的任性。）

父亲在抱怨女儿任性之后，就开始给她讲道理了，讲的都是儒学里的东西。父亲一口气说出一串女儿自私任性的地方。

我再旁边看着，觉得这一次父亲远远比女儿任性很多，学的东西也完全成了矫饰自己的工具，成了维护矜持心的手段，成了人生上升的障碍。这是因为他一开始学，动机就不对，就是抱着功利心去学的。这样的心去学儒学，只是在训练功利心，只是在渲染私欲。

志、学二字，志是生生本体所发之志，这个意志，致力于推行此本体。学也是生生本体所发之学，这个学，也是学习如何依此生生本体而行。志是志此学，是志于实践此生生本体；学是学此志，是学着全全依此生生本体而推行自己的生命，不掺杂任何私欲。志学而字实为一事。所以一庵说“‘志’、‘学’二字为今日第一步功夫”，志学只是一个功夫。也就是辨志。

一庵：

志与学常相须者也。志专一则学精明，学日进则志亦日真矣。会友以辨志为先，所谓志者，求为圣人之志也。必念念所期，纯是道义，而一毫势利纷华之习不杂于中，方是真志，然后可与共学。譬之谷有稊稗之杂，则终日培壅灌溉，莫非稊稗之助，将来吐花成实，毕竟皆为稊稗，将焉用之？会友不以辨志为先，是相率而诬矣。

粗译：

“志”和“学”是彼此相须的。志向越是专一，学问就越是精微明晰；学习越是进步，志向就越是真切。

学友聚在一起，首要任务就是辨志。所谓的“志”，是求为圣人之志。（这个求为圣人之志和前文所说的“因对圣人气质的希慕”不同。而是发自生生本体的那个宇宙根本大意志。）必须是每一个念头的动机纯然是道义，一丁点的攀援权势、攫取利益的心都不掺进这个动机中，才算是这个真志。大家辨明了这个学习的动机（志），然后才能一起学习。打个比方吧，中一片谷子，里面掺杂着稗草。（稗草和谷子一开始很像，很难分辨。稗草不结谷子，但是比谷子更会吸取营养。）如果就这么整天浇水施肥，都是在帮助稗草生长，以后开花结果，都是稗草，有什么用呢？如果结交学友一开始不辨志，简直是在一起彼此陷害。

这一段讲得十分明晰。泰东书院的学友读这段时，有个疑问：“念念所期，纯是道义，而一毫势利纷华之习不杂于中，方是真志，然后可与共学。”这也太难了吧？这样的学友哪里去找啊？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啊。这里须看轻。辨志，并不是真要做到这样（真能这样，也就没什么功夫可做了），只是要明确这一点是功夫的方向，只要以此为志向。初学当然根本不可能每个念头都是良知所发，不可能“没有良知之外知”，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，不是出自良知的，出自本体的念头，那就是杂念，就是我们功夫不到位，是以后需要转变的。至于什么时候改变，如何改变，这些都不在辩志的范围内，也不在其他的淮南格物说第一套功夫的范围内。淮南格物说的第一套功夫（1见善体仁，2反观辞气，3辨志立志）都不涉及何事改变，如何改变，只涉及格度体验。我们的体验要正，方向要明确。这便是孔子说的“可与共学”，至于可不可与适道、可与立、可与权，皆不再这一套功夫的讨论范围内。志向辨明了，就有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。这个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中每一个人，其学习的动机都是此生生不息之乾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些事情，可能我们会想去做，但是学友一提醒，我们就不去做了。比如学友聚会，花了一整天，大家从周边的城市，聚到一个地方，只是喝酒聊天，还聊了很多毫无意义的事情，这种闲工夫，实在是浪费生命。这样的事情，不是道义所发，而是一些不好的世间人情所发。如果大家辨志明白，则可以以更好的方式聚会。所以，辨志是我们开展讲会，建立修行的共同体的第一步。有了这一步，以后一起共学才能走得长远，才能真实改变自己。

一庵：

a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惟淡然后能不厌。b今人往往淡不下来，只是赶热闹。如骋闻见，较事功，眩声明，露才智，皆是厚味浓香，可歆可艳，何往不是热闹心肠？c又如吾辈讲学，朋侪勤勤恳恳，与人为善，岂不是好？然或就中幻出一点热闹心肠，醲酽爱乐，不知朋来之乐，孔子是甚心肠——他是直从忧世之志、恻隐闵念底根上发来，故谓之尽心尽性。吾辈若不是这心肠，则便是赶热闹，便是精神逐外，便是人欲之私。

粗译

a、君子之道，平平淡淡而不会产生厌倦，唯有平淡，然后能不厌倦。

平淡，说的是没有人伪，没有情过其实，而是情与实相符合。朋友来了，我很高兴，心中有多高兴（实），就展现出什么样子（情），不去因为要讨好别人而夸张。这样的关系能够长久。天地生生不息，日月相推，寒来暑往，百千万亿年，都没有倦怠，因为天地活泼泼运行，没有情过其实。而人如果情过其实，一方面背后一定有个动力，让自己多加了一把力，这个动力八成是私欲，这里面一定有诸多计较算计，这是十分累人的；另一方面，情过其实，这个情不是纯粹是生生不息的本体上发出的，还需要人为提一把力，这个人为造作的力，也不能一直持续下去。所以淡就是本体所发，就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，就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。而不淡就是添油加醋，就是人情之作伪，则久必生厌。

b现在的人往往淡不下来，只是赶热闹。所谓的赶热闹，就是这件事情不做完全没有问题，这件事情和我的身家性命没有关联，和身心家国天下没有关联，我在这种情况下耗费气力去凑热闹。子贡喜欢议论别人，孔子说：“夫我则不暇。”（“我才没有这个闲工夫”）这就是批评子贡自己安身立命的事情不去做，却要凑热闹。如果我们辨志真切，则“念念所期，纯是道义”。那里有赶热闹的功夫呢？对君子来说，齐家没有完全做好，赶热闹的功夫，一定去齐家了；齐家做好了，赶热闹的功夫一定用来教育别人移风易俗了。哪有工夫去“赶”那些和身心家国天下一体之大身没有重要关联的“热闹”呢？

譬如在闻见只是上逞能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那个；比如在事功上计较，我今年创造了多少业绩，老李的政绩比我好多少；比如跟别人炫耀声明，我们单位都贪污，就我清廉；比如展露才智，一个群友发一个趣味低级的脑经急转弯，许多平常不发言的群友都冒出来答这毫无意义的题目了。这些都是浓厚的味道，而不是君子的淡。做这些事情的动机都不是根于生生本体，都是不根于性命之上的，而是出自私欲。这个志向就杂而不纯。以上的例子都是让人喜欢让人爱慕的，其中哪一个不是出自热闹心肠呢？

c再比如我们讲学，各位同仁在一起勤勤恳恳学圣人，与别人一同共进于善，这种淡而不厌的生活岂不是很好？然而，就是有人从这里面幻化出一些凑热闹的心肠，学友之间关系浓稠，觥筹交错，歌舞升平。殊不知，孔子所说的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是个什么样的心肠。孔子绝对不是个凑热闹的无关乎生生本体的心肠（动机），而是个忧虑世道，恻隐悲悯的动机。孔子的“不亦乐乎”就是从这个动机上发出来的，从性命本体上发出来的。所以孔子称得上“尽心尽性了”。如果我们做事情不是从这个心肠（动机）出发，那就是赶热闹，就是精神在外面奔驰而不知收敛，就是人的私欲。

一庵所列举的种种赶热闹的行径，是吾人常有之事。先不谈如何断绝，我们先要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问题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参与一些似乎无关心性的事情。因为有些事情看似无关心性，实则有关心性。比如父亲要求我陪他的以为爱唱K的远道而来的朋友去唱K，那我一定要配得这位朋友开心。但是，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没有一个赶热闹的心。这一点，以反省便能体会到。我们念念所期，当纯是道义。即便是唱K。如果我们常常有赶热闹的心，这个无妨，在辨志的功夫里，我们须明确意识到这个赶热闹的心皆由私欲发出。至于如何化解，则是淮南格物第二套功夫的事情。

我们在意识到自己常常赶热闹时，也可以想想心斋一庵的这些辨志的话，并且在心中暂且树立一个猛力，不去赶热闹。可能这个猛力只能维持半天，但至少这半天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功夫所致是什么样的状态。这个状态是十分愉快，十分充沛有力的，这个来自本体的“甜头”会给我们一股力量。即便半天之后，这个猛力没有了，我继续赶热闹去。但我知道功夫前进的方向了，知道那个感觉了。我仿佛大雾天的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雾气突然散开几分钟，我一眼看到很远的地方。

1. 小结

至此，淮南格物说的第一套功夫已经讲完。至于心斋的淮南格物说为什么分成三套，第一套为什么是这些，心斋皆有明确而细致的说法（不管是大学文本上的，还是功夫理路上的）本书将在前两套功夫讲完之后来阐明。

第一套功夫，也就是格物。物是《大学》物有本末的物。物之本，即吾人的身心；物之末，即家国天下。格物，即真实地格度体验到心身家国天下是一个大身体（在这个大身体中，吾身为本）。

这个格度体验，不是思辨，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感受。本书梳理了心斋学中格度体验的三种方式——见善体仁、反观辞气、辨志立志。这三种方式，其实只是解释的三个角度。往往一个格度体验的功夫中同时包含三个方式。

比如孟子举的例子，看到小孩掉进井里，一旁看到的人顿时生出怵惕恻隐之心。看到别人身上生出怵惕恻隐之心，这个是见善体仁，人人都会如此，满大街人都能如此，这就是尧舜周孔的种子，这就是见善体仁；我们知道这个怵惕恻隐之心是发自本体的，不是认识他父母，不是要通过这个行为展示自己是个好人，不是讨厌小孩的哭声，只是本体发出，这就是反观辞气；这个行为发得十分强烈，看到小孩要掉进井里的那一刹那，整个身心都震颤，这个力量十分强烈果决，没有任何怀疑和二心，这就是辨志立志。（分言之：辨志，即辨此果断无疑，立志，即以一种信力，短暂树立此果断无疑。合言之：说一个辨志或者说一个立志即包含此二者，关键在于志的果断无疑上。）

格度体验的功夫的这三个面向，往往一齐聚到。但是我们实际去做功夫，肯定要从一个方面入手的角度切入。这一讲与此前的两讲都介绍了具体的方法。这些方法读了之后，可能是完全没有用处的，唯有实下手去做，才会有用。刚开始做功夫，格物的三种功夫，那种做得顺手，就做那种，其他功夫必然涵盖其中，不必面面俱到。如果见善体仁的功夫做了一段时间，觉得不得力了，这时候可以换反观辞气的功夫或者立志辨志的功夫。这些功夫只要真的去做了，就会感到自己对天地万物的感受在一点点变化，这个变化过程是十分快乐的。

最后，讲一讲辨志立志功夫的要点。基本上和前两种格物功夫一致。

辨志立志功夫不是主要功夫，只是辅助功夫。并不是辨志了，就能再也不赶热闹，念念所期，纯乎道义。辨志了，只是知道自己当前的处境。至于怎么变化，那是第二套功夫会处理的。切不可执着，不可发现问题非改正不可，这会产生心火。

这个功夫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做，一定要心境较为平顺有力的时候，外缘触发，这时候本体自然去辨志。辨志本身是一个行为，这就要求辨志行为本身是由本体所发。不是人为去辨志，而是机缘巧合，良知去辨志立志。如果平常无事，突然想要辨志了，很可能是这时候你急躁了，你想到，我现在格度体验的功夫做得不好，我要辨个志，赶紧提升自己，这就是成圣成贤的私欲，急切心，这个私欲发出来，我们的辨志行为一定有偏差。所以，这个功夫，等到机缘巧合的时候，等到我们心中想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打开心扉，一任本心自己来做这个功夫。

东厓从小受到心斋的教导，很早树立了真志向……（阳明送玉琴，拒绝）